

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

全晉文卷一百二十九

烏程嚴可均校輯

殷融

融字洪遠，陳郡長平人。咸和初爲庾亮都督府司馬，後爲丹陽尹，遷尚書。穆帝時，拜太常卿、吏部尚書，有集十卷。

上言奔赴山陵不須限制

司徒西曹屬王濛、呂周年爲限，不及者除名。付之鄉論，臣呂周年爲名教興于義厚，忠孝發于自然，不嚴而著，不肅而成者也。舊禮國有大諱，外任不得離部，冗散之人，發哀公巷，初無課限。有不奔之制，案永平初，先帝稱宣帝遺詔，乃不得令子弟詣陵。唯蕩陰奔赴多不建，乃始爲其制。呂篤一時顧觀人情，未有肅媿徒興簡默，正足

呂彰至道之不弘，表臣子之不義，宜遵前代，聞凶行喪三日而已。

通典八十成帝崩
尚書殷融上言

全晉文卷一百二十九

奏并襄陽郡縣

襄陽石城疆場之地對接荒寇諸荒殘寄治縣民戶家少可并合之。

入年尚書殷融奏咸康

顯贈刀協議

王敦惡逆罪不容誅則協之善亦不容賞若呂忠非良圖謀事失算呂此爲責者蓋在于譏議之間耳卽凶殘之誅呂爲國刑將何已沮勸乎當敦專逼之時慶賞威刑專自己出是呂元帝慮深崇本已協爲比事由國計蓋不爲私昔孔廬儀行父從君子昏楚復其位者君之黨故也況協之比君在子義順且中興四佐位爲朝首于時事窮計屈奉命違寇非爲逃刑謂宜顯贈呂明忠義。

晉書刀協傳

奔赴山陵議

據周曾有喪而魯人不服孔子所荅曾子當謂國內卿大夫耳非

如今日見在方外者也。通典八十

后父不應拜后議

天性之至父子之道人倫之序君臣之義性因至親故情禮無二
義緣序立故尊嚴無上易曰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
禮義生焉故資父事君教之至也昌貴而臣其所尊故子爵不加
于父也夫昌帝皇之尊猶無臣妾父母之義況后從尊于帝而令
父母執臣妾乎而鄭玄復云公朝與歸寧別有二制尊卑迭用拜
謁更施亦未詳斯議爲何所據御覽一百三十五

議

自頃多難國度屢空匹夫有重畱之勞武士有執戈之勤御覽二百五十一

殷允

允融子孝武時爲豫章太守後拜太常有集十卷

石榴賦

余召暇日散愁翰林，觀潘張石榴二賦雖有其美，猶不盡善。客爲措辭，故聊爲書之賦曰：

或珠離于珣琬，或玉碎于雕簾。瞬彬酒映，湛紫嬰紺。煥若瑤英之攢鍾，粲若靈蚌之含珠。璫御覽九百七十

與徐邈書

其晨當著吉服，除服不當竟此日。召吉服接客，當兄舊服見客邪？禮曰：服其除服，卒事反喪服。庾太尉大喪中除妻服，曰：恰對客終日，今齋服既同，且下流宜無嫌于變吉服也。竟此一日然後反喪

服邪？並通典九十七般尤有兄子喪應除兄服與徐邈書

杖銘

二老晨征，匪杖不遠。四皓降趾，匪杖不反。翼德扶蒼，匪杖焉資。輔相天地，匪資而誰。荃蕙雖秀，才非貞質。異端雖美，道無玄術。杖必

不棟無取薄弱人貴一德勿惑穿鑿

新文類聚卷六十九又略見書鈔一百三十三

祭徐孺子文

惟太元六年龍集荒落冬十月故生魄試守豫章太守殷君謹遣左右某甲奉清酌齎合一盞單羞再拜奠漢故聘士豫章徐先生惟君資純立粹含真太和卓爾高尚道映南岳逍遙環堵萬物不干其志貧褐行吟軒冕不易其樂時攜虛榻佇金蘭之眷千里命契寄生芻之詠非夫超悟身名遁世無悶者孰若是乎夫誠素自中微物爲重蘋藻是欹竇過牲牢

執文類聚三十八御覽五百二十六

殷康

康融子爲武康令遷吳興太守有集五卷

爲武康縣敎

自今郭邑居民有死喪者可令送兩疋粥

書鈔一百四十四御覽八百五十九引殷康集

明慎

轡車之上無仲尼。覆舟之下無伯夷。蓋言慎也。

御覽四百三十

古人云：驕奢人之殃，恭儉福之場。

御覽三十一

殷茂

茂融少子，太元中爲國子祭酒。隆安初遷太常，歷散騎常侍，特進左光祿大夫。

上言宜令清官子弟入學。

臣聞弘化正俗，存乎禮教；輔性成德，必資于學。先王所曰：陶鑄天下，津梁萬物，閑邪納善，潛被于日用者也。故能疏通玄理，窮綜幽微，一貫古今，炳綸治化。且夫子稱回曰：好學爲本。七十希仰。曰：善誘歸宗，雅頌之音流詠千載；聖賢之淵範，哲王所同風。自大晉中興，肇基江左，崇明學校，修建庠序。公卿子弟，並入國學，尋脩多故，訓業不終。陛下曰：聖德玄一，思隆前美，順通居方，導達物性。興復儒肆，僉與後生，自學建彌年，而功無可名。憚業避役，就存者無幾。

或假託親疾，真偽難知。聲實渾亂，莫此之甚。臣聞舊制，國子生皆冠族華胄，比列皇儲。而中者混雜蘭艾，遂令人情恥之。子貢去，溯之儻矣。仲尼猶愛其禮，況名實兼喪，而曠一世者乎？若曰當今急

病，未遑斯典。權宜停廢者，別一理也。若其不然，宜依舊準。竊謂羣臣内外，清官子姪，普應入學制。已程課，今者見生或年在杆菌方

圓殊趣，宜聽其去就。各從所安，所上謬合，乞付外參議。

宋書禮志
太元元年

年國子祭酒殷茂上言通
典五十三作太元十年

李太后服議

太皇太后名稱雖尊，而據非正體。主上纂承宗祖，不宜持重，謂齊

服爲安。

通典八十一
隆安四年太常殷茂上言

殷浩

浩字淵源。或作漢源。或作泉。源皆唐人避諱。故融兄羨之子成帝時征西將軍庾亮，引爲記室參軍，累遷司徒左長史。後稱疾屏居十年。永和中，

簡文輔政徵爲建武將軍揚州刺史父憂服闋徵爲尚書僕射
不拜復爲建武將軍揚州刺史加中軍將軍都督揚豫徐兗青
五州軍事假節爲姚襄所敗坐廢爲庶人徙東陽之信安縣有
集五卷

遺王羲之書

悠悠者已足下出處足觀政之隆替如吾等亦謂爲然至如足下
出處正與隆替對豈可已一世之存亡必從足下從容之適幸徐
求眾心卿不時起復可已求美政不若豁然開懷當知萬物之情
也

晉書王義之傳

遺褚裒書

足下今之太上皇也

後魏書張良傳

易象論

聖人知觀器不足已達變故表圓應于蓍筮圓應不可爲典要故

寄妙迹于六爻，六爻周流唯化所適。故雖一畫而吉凶歸彰，微一則失之矣。擬器託象，而慶咎交著；繫器則失之矣。故設八卦者，蓋緣化之影迹也。天下者，寄見之一形也。圓影備未備之象，一形兼未形之形。故盡二儀之道，不與乾坤齊妙；風雨之變，不與巽坎同體矣。世說文

般仲堪

仲堪，融孫。孝武時爲著作佐郎、冠軍、謝玄鎮京口，請爲參軍，遷長史，領晉陵太守。父憂服闋，召爲太子中庶子，領黃門郎。尋爲振威將軍，都督荆益寧三州諸軍事，荊州刺史，假節，鎮江陵。坐事降號鷹揚將軍，又坐水災復降號寧遠將軍。安帝時，爲桓玄所敗，自殺。有毛詩雜義四卷、集十二卷。

游園賦

爾乃杖策神游，呂詠呂吟，落葉掩蹊，果下成林。

御覽八百二十四

將離賦

爾乃理轡杖策，或乘或步行。悲歌自諧歡，朗長嘯。昌黎路。載文編
標十九

太子令

朝廷遂爲吾營室，顧吾不才而大興役費。深用愧惕，冬氣已應作
者殊常寒甚。可使監殿舍人一月賚酒肉，稱勞賜之。吾蒙月俸錢
上生塵無所用之，可自供事。御覽八百三十
六引殿仲堪集

上白鹿表

巴陵縣清水山得白鹿一頭，白首正色。鹿者景福嘉義。載文編
標十九

九十五

賜駿馬一匹。書錄

十九

奏請巴西等三郡不成漢中

尚書下旨益州所統梁州三郡人丁一千，番戍漢中。益州未肯承
遣，仲堪乃奏之曰：夫制險分國，各有攸宜。効閭之隘，實蜀之關鍵。

巴西梓潼宕渠三郡去漢中遼遠在効閻之內成敗與蜀爲一而
統屬梁州蓋定鼎中華慮在後伏所㠯分爭絕之然後荷戟之路
自是居南遷守在岷邛衿帶之形事異曩昔是㠯李勢初平割此
三郡配隸益州將欲重復上流爲智坎之防事經英略歷年數紀
梁州㠯統接曠遠求還得三郡忘王族設險之義背地勢內外之
實盛陳事力之寡弱飾哀矜之苦言今華陽又清汎阨順軌關中
餘燼自相魚肉梁州㠯論求三郡益州㠯本統有定更相牽制莫
知所從致令巴宕二郡爲羣獠所覆城邑空虛士庶流亡要害膏
腴皆爲獠有今遠慮長規宜保全險塞又蠻獠熾盛兵力寡弱如
遂經理乖繆號令不一則効閻非我保醜類轉難制此乃藩扞之
大機上流之至要昔三郡全實正差文武三百㠯助梁州今浮沒
蠻獠十不遺二如逐食鳥散資生未立苟順符指㠯副梁州恐公
私困弊無㠯堪命則効閻之守無擊柝之儲號令選用不專于益

州虛有監統之名而無制御之用懼非分位之本旨經國之遠術
謂今正可更加梁州文武五百合前爲一千五百自此之外一仍
舊貫設梁州有急蜀當傾力救之晉書殷仲堪傳

與相王牋

奉所賜馬鎧旣足已獎厲懦心又已光華遠任

御覽三百五十六

所致玉佩光潤清越

御覽六百九十二

與徐邈書

后者婦人之貴號在妻則言后在母則加大禮天子之妃稱后閼
雎曰后妃之德后妃二名其義一也設使皇后處內貴妾必不可
稱妃通典七

致謝玄書

胡亡之後中原子女鬻于江東者不可勝數骨肉星離荼毒終年
怨苦之氣感傷和理誠喪亂之常足已懲戒復非王澤廣潤愛育

蒼生之意也。當世大人既慨然經略，將曰救其塗炭而使理至于此，良可歎息。願節下弘之已道德，運之已神明，隱心已及物，垂理已禁暴。使足踐晉境者，必無懷惑之心，枯槁之類莫不同漸天潤。仁義與干戈竝運，德心與功業俱隆。實所期于明德也。頃聞抄掠所得，多皆採樵飢人壯者欲自救，子少者志在存親行者傾筐已顧念居者吁嗟目待延而一旦幽繁生離死絕，求之于情可傷之甚。昔孟孫獵而得麌，使秦西已歸之。其母隨而悲鳴不忍而放之。孟孫赦其罪，已傳其子。禽獸猶不可離，況于人乎？夫飛鷂惡鳥也，食桑甚猶懷好音。雖曰戎狄其無情乎？苟感之有物，非難化也。必使邊界無貪小利，強弱不得相陵。德音一發，必聲振沙漠。二寇之黨，將靡然向風。何憂黃河之不濟，函谷之不開哉！音書漢神基傳

荅徐農人問

徐農人問殷仲堪曰：禮服高祖父母，齊縗三月。若其父承重者爲

當服周爲故自服其本服邪若服其本服不㠭父重而增者假如元孫持高祖重元孫之子來孫本都無服父服三年而子吉服俱非喪紀差降之義若來孫本無服而今有服則曾元孫宜㠭父承重而加也進退迷惑不知所行殷荅曰祖父在而祖母沒則父服厭周祖父後亡則父服三年而孫之服一定無變是知孫之于祖自有正服不㠭父服爲升降又疑元孫承重來孫無變案禮記有子姪之服苟恩盡親異綱冠元武非爲無變矣徐又問曰父在爲母雖服㠭周斷至練禫廬杖大制無廢故孫得遂其本服若父出後降祖在不杖周則孫不得同父之服明矣若父還反重又當從父升亦明矣如此升降由父不得恒自定也未有斬服不異至親而子正制三月之外或都無服者也他人同葬而僞之總綱冠元武微廟吉備求之五服故爲無變他人之不若此所大惑也殷荅曰父在爲母先王明義屈之㠭周服而情未有異也哀親故寢

苦枕由毀瘠杖而後起創巨痛深弗可頓奪故漸之日祥練申之
日禪月此蓋有由不變其本則降矣子有降而孫得遂仲堪所謂
不隨父升降者也

通典九
十六

水贊

大象無形氣已分氤淡淡沖津質有雖虛清瀾可瀨明激弗渝孰
能懷之汎然靡拘

魏文類
厥八

琴贊

五音不彰孰表大音至人善寄暢之雅琴聲由動發趣已虛乘

初學記

記十六藝文類聚
四十四作虛漢

天聖論

天者爲萬物之根本冥然而不言百姓生而不有其功萬物成而不
疲其勞聖者承天之照用天之業聖宣其道者也

初學記
十七

荅桓玄四時論

桓玄在南郡論四皓來儀漢庭孝惠曰立而惠帝柔弱呂后凶忌此數公者觸彼塵埃欲昌救弊二家之中各有其黨奪彼與此其歸必興不知匹夫之志四公何昌逃其患素履終吉隱昌保生者其若是乎昌其文贈仲堪仲堪乃荅之曰

隱顯默語非賢達之心蓋所遇之時不同故所乘之塗必異道無所屈而天下昌之獲寧仁者之心未能無感若夫四公者養志巖阿道高天下秦綱雖虐游之而莫懼漢祖雖雄謫之而弗顧徒昌一理有感汎然而應事同賓客之禮言無是非之對孝惠昌之懷安莫由報其德如意昌之定藩無所容其怨且爭奪滋生主非一姓則百姓生心祚無常人則人皆自賢況夫漢昌効起人未知義式遏姦邪特宜昌正順爲寶天下大器也苟亂亡見懼則滄海橫流原夫若人之振策豈爲一人之廢興哉苟可昌暘其仁義與夫伏節委質可榮可辱者道迹懸殊理勢不同君何疑之哉又謂諸

呂強盛幾危劉氏，如意若立，必無此患。夫禍福同門，倚伏萬端，又
未可斷也。于時天下新定，權由上制，高祖分王子弟，有盤石之固。
社稷深謀之臣，森然比肩，豈瑣瑣之祿產所能傾奪之哉？此或因
公所預，于今亦無已辨之。但求古賢之心，宜存之遠大耳。端本正
源者，雖不能無危，其危易持。苟啟競津，雖未必不安，而其安難保。
此最有國之要道，古今賢哲所同情也。晉書殷仲堪傳

酒盤銘

有其

無其

禮

器

狂

窮

爲酒

醉德

惡

勸文類聚
七十三

誅

荆門畫掩，閨庭晏然。

文選顏延之贈
王太常詩注

合社文

卷之三十一
力
夫社之爲祀遠哉故大夫呂成羣斯禱里社之興由來尚矣自喪亂流遷舊俗廢今二三宗親思桑梓之遺風尊先聖之明誥潔齊牲牢庶乎自古呂來一日之澤然三人之行必有其師故優選中正立三老者惟公理呂御眾稽舊章呂作憲御覽五百三十二

殷仲文

仲文字仲文康子會稽王道子引爲驃騎參軍轉諮議參軍後爲元顯征虜長史左遷新安太守桓玄舉兵呂爲諮議參軍領記室進侍中領左衛將軍玄敗投義軍爲鎮軍長史轉尚書安帝反正遷東陽太守義熙三年謀反伏誅有集七卷

罪釁解尚書表

臣聞洪波振壑川無恬鱗驚飙拂野林無靜柯何者勢弱則受制于巨力質微則莫自保于理雖可得而言于臣實非所敢喻昔桓玄之世誠復驅迫者眾至于愚臣罪實深矣進不能見危授命

忘身殉國退不能辭粟首陽拂衣高謝遂乃宴安昏寵叨昧僞封
錫文纂事曾無獨固名義曰之俱淪情節自茲兼曉宜其極法曰
判忠奸會鎮軍將軍臣裕匡復社稷大弘善貸佇一戮于微命申
三驅于大信既惠之曰首領復引之曰墮繼于時皇輿否隔天人
未泰用忘進退惟力是視是曰儻俛從事自同全人今寢極反正
惟新告始憲章既明品物思舊臣亦胡顏之厚可曰顯居榮次乞
解所職待罪私門違謝闕庭乃心愧戀謹拜表曰聞臣某云云

晉書殷仲文傳載

文類聚五十四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晉文卷一百一十九終

全晉文卷一百三十

烏程嚴可均校輯

范宣

宣字宣子陳留人徙居豫章咸和初太尉鄧鑒引爲主簿詔徵
太學博士員外郎竝不就太元中卒有擬周易說八卷禮記音
二卷

荅殷浩問

殷浩問范宣曰其士大夫之嫡者公子之宗道也請解其義荅曰
其士大夫之嫡者言上二宗唯施公子之身至諸公子有子孫各
祖公子昌爲別子各宗其嫡子昌爲大宗代代相承然後乃成別
子之後百代不遷之宗者也所昌舉其士大夫之嫡者明公子之
子孫不復宗公子之宗又嫌庶宗昆弟之子孫復爲小宗故特舉
嫡昌號之也凡母弟及庶昆弟所謂庶宗大宗正論其一代之嫡

庶耳。至于各有子之後，長子皆成嫡也。公子之宗道言，公子之宗道成，故重釋也。通典七十三

殷浩問范宣曰：有小宗而無大宗者，有大宗而無小宗者，有無宗亦莫之宗者。公子是也。公子有宗道，公子之公爲其士大夫之庶宗，請解之。荅曰：有小宗而無大宗者，謂君之諸弟同庶者，君命庶長爲眾庶之宗，則名小宗，則服大功。九月者是也。有大宗而無小宗者，謂君有同母弟，命之爲宗，則羣庶昆弟宗之，則名大宗，服齊衰九月者是也。昆弟既親，又是庶中之正者也。有無宗亦莫之宗者，謂公子唯已而已，則上不敢宗君，下無昆弟宗己者是也。公子有宗道者，禮諸侯于其非正嫡，一無所服，則羣昆弟亦不敢相服，則無相統領，無相統領，則不可不立宗。立宗然後有服耳，故云公子有宗道也。公子之公，公者君也。此立宗君命所制，嫡自相推，故又舉公已明之也。爲其士大夫之庶宗者，此獨說庶宗者兼上繼。

謂有小宗而無大宗者爲混故復指解小宗之義則大宗自然了也所㠯統大夫庶宗者諸侯庶昆弟有爲大夫也所㠯正舉大夫者所宗庶長或可爲士兼大夫位尊不相宗故云爲大夫之庶宗㠯斷疑也

通典七十三

咸康末殷泉源問案浩字淵源唐人避諱改爲深源泉源耳天子諸侯臣致仕服有同異范宣答云夫禮制殘缺天子之典多不全具唯國君之禮往往有之臣之致仕則爲舊君齊衰三月天子之臣則亦然矣天子之與國君雖名號差異至于臣子奉之與主者無殊矣何㠯明之公羊傳曰㠯諸侯踰年稱卽位亦知天子之踰年稱卽位㠯天子三年然後稱王亦知諸侯于其封內三年稱子比例如此則臣服之制同矣

通典九

荅兄子問四祖遷主禮

舜廟所祭皆是庶人其後世遠而毀不居舜上不序昭穆今四君

號猶依本非呂功德致禮也若依處主之瘞則猶藏子孫之所若
依夏主之埋則又非本廟之階宜思其變別築一室親未盡則祔
祔處宣帝之上親盡則無緣下就子孫之列

宋書禮志三

荅萬蔣問次孫傳重

萬蔣問范宣嫡孫亡無後次子之後可得傳祖重不宣荅禮爲祖
後者三年不言嫡庶則通之矣無後猶取繼況見有孫而不承之
邪庶孫之異于嫡者但父不爲之三年祖不爲之周而孫服父祖
不得殊也

通典八十八

荅雷孝清問

雷孝清問曰爲祖母持重既葬而母亡服制云何別開門更立廬
不言稱孤孫爲稱孤子范宣曰案禮應服後喪之服承嫡居諸父
之上一身爲兩喪之主無緣更別開門立廬曰失居正之意至祖
母練日則變除居喪室事畢反後喪之服禮無書疏稱孤子孤孫

之文今代行之合于人情稱孤孫存傳重之且宜至祖母訖服然

後稱孤子

通典九十七

答或問

或問曰曾祖墓從祖墓毀廢哭制云何范宣曰禮不見在遠直聞
墓發制唯經見改葬總此施臣子妻是承嫡者當依此禮非嫡有
降祖三日哭從祖一日哭可也

通典一百二十一

難段嗇諒闇議

范宣曰斯已知諒闇爲凶庶者案禮葬後柱楣楣則梁也明葬後
居廬所已爲義嗇曰昔武王崩成王立周公攝政明年既葬周公
冠成王而朝于祖已見諸侯此天子卒哭除喪之證也春秋在喪
王曰小童公侯曰子既葬則無此稱此除服證也范宣難曰禮葬
後飲食衣服皆有降殺設君臣之稱安得不異嗇曰春秋文八年
秋八月襄王崩九年春毛伯來求金傳曰不書王命未葬也范宣

曰禮既葬王政入于國卽君名有漸召一朝頓除除服之義多引
益惑耳。嗚引僖王崩未再周惠王享晉號失禮召名位不同不議
喪享而譏公族同禮又享有籩豆之薦聘則陳幣太廟授玉兩楹
此聞樂不樂食旨不甘除服證也范宣曰朝聘之禮國有喪皆有
撤損不與平同也周禮掌客職賓客有喪唯芻稍之受是明主人
設饗是儀有等級之品客受芻稍循情之事是召往往有享文耳
且或有急尊王室或有安衛社稷事出無友歸于時宜事訖反服
于禮何傷子啐疇示義而信召爲食旨亦其昏矣。嗚引春秋僖七
年閏月惠王崩九年夏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曰天子有事于文武
召爲王喪再周少五月而猶事文武明王爲卒哭除喪卽位而祭
廟矣所謂烝嘗禘于廟也宣曰夫祭祀之禮有正有變所召然者
或將有所施不必一也。禱類祈福豈一道乎武王出祔召燎豈是
常郊邪天地猶然況宗廟乎禮不墓祭而尚祭乎畢又不于宗廟

而祀在姆室。且禮去祧爲壇，去壇爲墠。而周公請命告太王已下，而三壇同墠，此豈非變禮乎？當襄王之時，過于王子帶，不敢發喪，使告于齊，常有憂懼之色。故或爲權禮于文武，告請之祀，非其常典。故云：「有事于文武而不稱祔于宗廟也。」能究變正之義，始可與談春秋耳。通典八十

禮二 墓論

史記及孔安國說，皆爲實錄。未生之前，不可已逆。貴夫子也，旣長，謁墓，固已識其外矣。但母不告其內，義無強請。然祔葬宜詳，是已問焉。記但言不知其墓，非都不知也。所已不應者，欲言非禮；則弟子有忘敬之情，欲言是禮，則墓不須防而固。然言及宅兆，是已流涕耳，防亦防虞。此豈地名，猶傳言文公之人也？無箇，非無康叔之國也。通典一

杜緩

百三

援成和中爲太常博士

案別有杜瓊晉未爲文州刺史非卽此

賀僑妻子于氏養兄子率爲後議

案于氏有表在後列女文類

夫所謂爲人後者有先之名也言其旣沒于已承之耳非竝存之稱也率爲嶠嗣則猶吾子羣之平素言又惻至其爲子道可謂備矣而猥欲同之與爲人後傷情棄義良可悼也昔趙武之生濟由程嬰死之日武爲服喪三年夫異姓名義其猶若此況骨肉之親有顧復之恩而無終始之報凡于氏所據皆有明證議不可奪

通典六十九

陳序

序咸和中爲廷尉史

賀僑妻子于氏養兄子率爲後議

令文無子而養人子弓續亡者後子事役復除無迴避者聽之不得過一人令文養人子男後自有子男及閩人非親者皆別爲戶

案嶠自有纂率應別爲戶通典六十九

讀

謨失其姓咸和中爲丹陽尹

于氏養兒子率爲後議

案于所陳雖煩辭博稱竝非禮典正義可謂欲之而必爲之辭者也臣案尚書閻議言辭清允析理精練難于之說要而合典上足以垂一代之式愚臣爲宜如閻議通典六十九

諸葛易

易咸康中爲庾亮征西參軍

陳洗後妻之子爲前妻服議

說既不能庇其伉儷又未審李之吉凶無惑離之慘便歎會納妻悖禮傷教皆此之由又說協嚴迎李籍注二妻李亡之日乃復疑惑若小人無知不應有疑及其有疑明知妻不可二生亂其名沒

疑其服喪亂通典八自來有多此比宜齊之通典八十九

虞賾

賾咸康中爲庾亮征西府倉曹參軍

陳說後妻之子爲前妻服議

庶人兩妻不合典制裁之法則應曰先婦爲主服無所疑漢時黃司農爲蜀郡太守得所失婦便爲正室使後婦下之載在風俗通今雖貴賤不同猶可依準行通典八十九

王羣

羣爲庾亮征西府倉曹參軍

陳說後妻之子爲前妻服議咸康中

李氏投身于賊則名義絕矣辱身污行喪禮違義雖有救母之功宜昌路人之恩相報不可曰奉承宗廟嚴子不宜曰母服之李子宜曰出母居之通典八十九

通諮征西府主及僚案請詳斷從父姊服
姑姊妹無主後者反歸服經雖不及從設敍必自親始自經言則
宜不降自記論例在加服又與此姪同在他邦無餘親情所不忍
準經不降不亦可乎通典九十八

荀訥

訥爲庾亮征西掾穆帝時爲太常博士領國子祭酒

駁王羣爲從父姊反服

若從姊夫沒無子無主後反服可也今已立後殯葬有主祭足下
制小功之服方自爲後者沒更與本親之情尋其始則喪非無主
論其終則五月之末繼自大功之受于制則情禮已降于服則非
輕重之序通典九十九

忌月議

案禮唯云忌日不樂無忌月之文所謂忌日當是子卯今代所忌

更昌周年日數此事與古不同。通典一百

禮祇有忌日、無忌月語若有忌月卽有忌時忌歲並無理據通典一百

四十七升平元年穆帝納后太常禮官荀訥議又見舊唐書王方慶傳注

開陵太后服議

如鄭玄注則皇太后不應有服總謂今皇太后上奉宗廟下臨朝臣宜有變禮不得準之常制通典一百二永和十二年領園子祭酒荀訥議

改葬復虞議

虞安神之祭神已在廟改葬不應復虞虞則有主訥謂純言爲當通典一百二尚書下問改葬應虞與不傳統難改葬安得虞園子祭酒荀訥呂爲

荅蔡謨書

別示并曹主簿書其中兄在南娶喪亡已三年其兄子該等未曾相見應爲服否記云生不及祖父母諸父昆弟而父喪喪已則否先儒曰爲父異邦而生已不及祖在時歸見之故過時則不服也

記云不及而諸儒已爲不見文義各異然則不及當謂生不及此親在時也意謂音問既通情義已著雖未相見禮疑從重猶稅服

通典九十八

答劉系之間爲殤後者服

劉系之間荀訥禮喪服小記爲殤後者服曰其服案鄭玄云言爲後據承之也殤無爲人父之道自本親之服服之案禮取後或可總麻之親或五服之內若如鄭旨各從本親則爲殤後者可有無服之理殤雖無爲人父之道今既承之不得不稱之爲父稱之爲父而無服之處喪卽情尋義無服之理有疑訥荅曰今相承繼在殤者旣沒之後主人近親皆曰殤服服之疏族爲後更當斬縗三年輕重殊駭非稱情立文也且後大宗當爲祭主于先人輕降之服不可久廢祭祀若應重服者記當曰服斬文約而旨明今之所服侶非服重也當曰爲後之故本施成人而不從殤耳通典八十二

荅劉系之間妻已沒爲妻父母服

劉系之間荀訥曰禮云母黨不二服親無二統故也呂例準則妻黨不二服明矣然母有親繼之別又有出有卒故服外氏有降殺之禮今妻義一也無繼出之殊今服其黨孰先孰後邪訥荅曰妻黨不二服禮所不載母黨有出有繼情事不同謂前妻雖卒終當同穴今妻配已理無異前不㠭存亡爲異也且禮無其文當俱有服也或㠭爲同于徒從妻沒則不從服若夫所不服妾何得于徒從君母之黨邪通典九十五

荅韓康伯問居所後父喪有本親喪服

韓康伯問荀訥云有人奉其伯後服制未除復有本父喪當復應還所生兩處作喪位不若作聖室今當服既先斬㠭居聖邪荅曰今身有所後重服未練雖有所生之喪無所改易既練則當服周布冠幘首經齊綏先喪既練已有聖室唯當服周㠭居之耳不復

還本家作喪位。韓重問：既爲人後，先服重制，豈當有改？然今要當有時。還本哭臨其本親赴弔，不設喪位，情爲不安。可于本親兄弟次作壘室，歸來處之，不荷重咎。意謂身有所後，重服當不得復于本兄弟廬室，作壘室歸可設哭位而已。通典九十七

答段凝問改葬服

段凝問：嫡孫居父喪未練而改葬，祖當何服？又出養子居所生父喪，齊衰改葬，合當何服？荀訥云：禮父母喪偕葬，先輕後重，謂便當已重服而葬也。若服重可已臨葬，則爲人後者亦當著齊衰耳。禮無的文，此意決耳。通典一百二

馮懷

懷咸康中爲太常，加侍中、永和初爲護軍將軍。

請議京兆府君遷主表

續太廟奉還于西儲夾室，謂之爲祧。疑亦非禮。今京兆遷入，是爲

四世遠祖長在太祖之上昔周室太祖世遠故遷有所歸今晉廟

宣皇爲主而四祖居之是屈祖就孫也殷祫在上是代太祖也

宋書

禮志三咸康中
太常馮懷表

元會敬司徒議

天子修禮莫盛于辟雍當爾之日猶拜三老況今先帝師傅謂宜

盡敬

晉書荀爽傳

京兆府君遷主議

禮無廟者爲壇卽祭可別立室藏之至殷禘則祭于壇也

宋書禮志三永

和二年

荅或問内外兄弟

或謂馮懷曰甲之母乙之姑乙之母甲之姑也世稱姑之子爲外兄弟舅之子爲內兄弟此亦鄉君所言然甲乙之母俱姑也父俱舅也内外相同親疏無異若甲曰姑子稱乙乙曰舅子稱甲則事

同名異于理不通若相稱之辭同則名例爲乖懷對曰禮公子之外兄弟者外祖父母也左氏傳曰聲伯昌其外弟爲大夫所謂外弟蓋管子奚之子聲伯同母異父之弟也聲伯謂之異弟彼謂聲伯爲外兄然則異姓之親通謂之外不必謂吾外者吾謂之內也今稱男子爲內兄弟末俗所云非典言也鄭意還舉俗言呂喻俗人故稱焉亦非正名矣依禮據傳甲乙相稱宜通曰外通典六十八

荅或問從舅是族外弟相稱

或謂馮懷曰丙之母丁之從祖姊也丁之母丙之族姑也丙年長于丁若從父族爲親則丙昌丁爲族外弟而丁昌丙爲從甥若從母族則丙昌丁爲從舅而丁昌丙爲從內兄名體乖謬尊卑無序若丙昌父族稱丁丁昌母族稱丙則例不通將若之何懷荅曰聞諸前訓名者人之綱故夫屬於父道其妻爲母夫屬於子道其妻爲婦今則姑是母班而兄弟是已列故不敢昌己之列廢母之班

矣謂丙宜執從舅之禮通典六十八

翟鑑

鑑咸康中爲庾翼安西掾

甘露啟

甘露降學堂柳樹與幹吏共嘗味極甜宜表賀

勅文類聚九十八

謝詮

詮咸康中太學博士

劉晏父與府主同名求解職議

案禮諸侯諱祖與父大夫士并諱伯父母及姑又父子之所天尊無自比宜聽解職通典一百四右將軍王遐司馬劉晏父名遐求解職事博士謝詮議

荅東海國臣刺問爲皇后服

恭皇后崩時東海國臣弘據刺問禮官大學博士謝詮案儀禮諸侯之大夫爲周王總縗至葬除有正文傳曰諸侯之大夫時接見

于天子也。至于周王后崩，無喪服之制。周王天下父，周后天下母。諸侯大夫宜服總縗。稱情爲得。通典八

十一

又刺問云：昔元明二帝崩時，朝臣皆服斬縗。諸國臣總縗七月。今朝臣既爲皇后齊周，則國臣宜有差降，不得亦總縗也。謝詮答曰：總縗止于七月，故無降錯綜記例。亦謂應有服正，疑于無降耳。案伯叔母與伯叔父恩義有深淺，而服亦同齊。曾祖與宗子母妻服無差降。推此則何必皆降乎？將自取節于旣葬，故無等邪。通典八
同上

許乾

乾一作幹。咸康中太學博士。

劉曇父與府主同名求解職議

案禮君子不奪人親，故孝經云：資父以事君，而敬同。是㠭爲尊者諱爲親者謨。曇自別父與將軍同名，聖朝垂恩，不許曇解可使換官。

通典八
百四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縣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晉文卷一百三十終

全晉文卷一百三十一

烏程嚴可均校輯

顧珍

臻成康中爲散騎侍郎

請除雜伎樂表

臣聞聖王制樂，讚揚治道，養呂仁義，防其邪淫。上享宗廟，下訓黎民，體五行之正音，協八風。已陶氣宮聲，正方而好義；角聲堅齊，而率禮。絃歌鐘鼓，金石之作備矣。故通神至化，有率舞之感移風改俗，致和樂之極。末世之伎，設禮舊唐志，外之觀，逆行連倒頭，足入萬之屬皮膚外剝，肝心內摧。敦彼行葦，猶謂勿踐。矧伊生民，而不憐愴如。已四海朝覲，言觀帝庭，耳聆雅頌之聲，目觀威儀之序。而足已踴天道，頭已履地紀，反兩儀之順，傷彝倫之大方。今夷狄對岸，外禦爲急。兵食七升，忘身赴難。過泰之戲，日稟五斗，方埽神州。

經略中甸。若此之事不可示遠。宜下太常纂備雅樂。簫韶九成。惟
新于盛。運功德。頌聲永。簪于來葉。此乃詩所已燕及皇天。克昌厥
後者也。雜伎而傷人者。皆宜除之。流簡儉之德。邁康哉之詠。清風
既行。民應如草。此之謂也。愚管之誠。惟垂采察。

晉書樂志下宋書樂志一舊唐書樂

志二御覽五百六十九

謝沈

沈字行思。會稽山陰人。成帝時郡召主簿功曹。察孝廉。太尉郗
鑒辟。皆不就。會稽內史何充引爲參軍。呂母老去職。康帝初徵
爲太學博士。除尚書祠部郎。徙度支郎。遷著作郎。有尚書注十
五卷。錄一卷。毛詩注二十卷。後漢書一百一十二卷。集十卷。

祥禮議

杜元凱注春秋左傳云。天子諸侯雖卒哭除喪。至于當其練祥之
日。必設位而哭。明不復禫也。且先朝故事。無有禫儀。蓋君子行禮

不求變俗而博士徐禪意欲呂求六月二十二三大祥二十五六而禫三日之中衣服無異而立二節皆背先儀又非簡易之法也忌日舉哀如昔成制禮云除喪者上其遠日避不懷也謂當擇月末呂還大祥除四起縗冠受呂自始徙月後吉不宜立異屢改也仲尼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哀痛未盡思慕未至然服呂是斷者豈不送死有已復生有節也故又云天地已易四時已變是呂象之而欲二十二三日除縗并二十五六日禫哭禮玉藻曰縗冠素紩旣祥之冠也所謂大祥而素縗麻衣也釋禫之禮云禫祭則黃衣玄冠矣旣祭乃服禫朝服綵冠踰月玄端呂居復平常焉如土禮之條又無禫哭也且日時未改忌月未過便復常節恐非天王情禮大晉之典也今無受禫之服又無改易之祭三日之間哀樂不變而立無名之哭近背先帝畫一之美遠違仲尼殊月之說議曰詳案前儀則禮經云三年之喪自天子達雖有其說無聞

服制所引。武王崩既葬成王冠襄王崩嗣王未再周賜齊侯胙皆可爲明徵。當召萬機至繁，百度須理，如同臣庶喪制，唯祀與戎，多闕漢文彌留之際，不詳前代舊規，深慮大政之廢，遂施易月之令。若俟同軌畢至，嗣君然後免喪，俗薄風澆，或生覺難執古道者，則云齊斬三年，適權宜者，遂稱召日易月。禮經雖云七月而葬，漢魏召降多一兩月內，山陵禮終，窓穸之期不必七月除服之制，止于反虞。魯史足徵可無致惑，庶情理兩得，政教無虧矣。通典八十博士謝沈議本
又作謝況官本
作謝玩疑皆誤

荅張祖高問

張祖高問謝沈曰：諸侯祭五廟先諏日，卜吉而行事，爲祭五廟諸畢，用粢儀，視殺延尸，厥明行事，晏朝乃闋。五廟盡爾，將終日不了，若異日，未見其義。沈荅曰：五廟同時助祭者多，晏朝乃闋，季氏建聞，繼之召禫，雖有強力之容，肅敬之心，皆倦怠也。子路爲宰與祭，

室事交乎瓦堂事交乎階晏朝而退孔子聞之曰誰謂由不知禮

通典四

張祖高問士服天王云何要記唯道大夫服君及家臣服大夫瓦不說士恐有脫誤鄭云士服君亦斬衰無明文而雜記云士居葬室此則士制周邪士下吏服士恐亦應同謝沈荅曰朝廷之士服天王斬衰禮之明文也邑宰外任之士居葬室制周要記非脫誤是簡略耳通典八

荅王氏問

王氏問謝沈云祖父特進衛將軍海陵亭恭侯應立五廟不沈荅亭侯雖小然特進位高但諸侯也又問曾祖父侍御史得入特進恭侯廟不荅父爲士子爲諸侯戶口士服祭呂諸侯之禮御史雖爲士應自入恭侯廟也通典四

史糜遺

庶遺爲河南從事

爲出繼母不服議

夫禮緣人情而爲之制雖已義督親然實已恩斷義案繼母如母謂其在父之室事之猶母見育猶子故同之所生齊服下章云父卒繼母嫁從爲之服報此明父在繼母出則不服矣繼母出自他族與已無名從已配父有母之尊親撫養已故亦喪之如母及其出也既不終養育之恩又乘爲母之名若不從而見育則不服亦其宜矣通典九十四

張虞

虞咸康中東陽太守累遷爲衛尉卿有集十卷

請旌孝子許孜疏

臣聞聖賢明訓存乎舉善褒貶所興不遠千載謹案所領吳盈縣物故人許孜至性孝友立節清峻與物恭讓言行不貳當其奉師

則在三之義盡。及其喪，規實古今之所難咸稱殊類，致感猛獸弭害，雖臣不及見，然備聞斯語。竊謂蔡順董黯無以過之。孜沒積年，其子尚在，性行純慈，今亦家于墓側。臣已爲孜之履操，世所希逮，宜標其令跡，甄其後嗣。已疇既往，呂獎方來。陽秋傳曰：善善及子孫，臣不達大體，請臺量議。晉書孝友傳

羅含

含字君章，桂陽耒陽人。爲州主簿，郡功曹，刺史庾亮已爲邵江夏從事。後爲桓溫征西參軍，轉州別駕，又轉征西戶曹參軍，遷宜都太守。溫封南郡公，引爲郎中令。尋徵正員郎，累遷散騎常侍，侍中，轉廷尉。長沙相致仕，加中散大夫。卒年七十七。有集三卷。

荅孫安國書

孫盛字安國

獲書文略旨辭理，亦兼情雖欣清飄未喻，乃懷區區不已。請尋前

本本亦不謂物都不化。但化者各自得其所化。類者亦不失其體。孰主陶是載混載判言。口然之至分而不可亂也。如此豈徒一更而已哉。將與無窮而長更矣。終而復始。其數歷然未能知今。安能知更。蓋積悲忘言。諮詢所通。豈云唯慰聊已寄散而已矣。

宏明集五

更生論

善哉向生之言曰。天者何。萬物之總。名人者何。天中之一物。因此已談。今萬物有數。而天地無窮。然則無窮之變。未始出于萬物。萬物不更生。則天地有終矣。天地不爲有終。則更生可知矣。尋諸舊論。亦云萬兆懸定。羣生代謝。聖人作易。已備其極。窮神知化。窮理盡性。苟神可窮。有形者不得無數。是則人物有定數。彼我有成分。有不可滅而爲無。彼不得化而爲我。聚散隱顯。環轉于無窮之塗。賢愚壽夭。還復其物。自然貫次。毫分不差。與運泯復。不識不知。遐哉邈乎。其道冥矣。天地雖大。渾而不亂。萬物雖眾。區已別矣。各自

其本祖宗有序。本支百世。不失其舊。又神之與質。自然之偶也。偶有離合死生之變也。質有聚散往復之勢也。人物變化。各有其往。往有本分。故復有常物。散雖混淆。聚不可亂。其往彌遠。故其復彌近。又神質冥期。符契自合。世皆悲合之必離。而莫慰離之必合。皆知聚之必散。而莫識散之必聚。未之思也。豈遠乎。若者。凡今生之生爲卽。昔生生之故事。卽故事于體。無所暨。其意與已冥。終不自覺。孰云覺之哉。今談者徒知向我非今。而不知今我故昔我耳。達觀者。所呂齊死生。亦云死生爲寤寐。誠哉是言。釋藏車五
宏明集五

劉惔

恢爲丹楊尹。有集二卷。

圍碁賦序

司空從事中郎庾仲初。性好圍碁。終不達碁旨。言文則觸類而生。對局則冥然而窮。何所解如後之易所礙如此之難哉。御覽七百五十三

與范汪論婚事

禮非拜時，拜時出于末世耳。將昌世族多虛吉事，宜速故昌好歲拜時，新年便可婚也。

勦文類
第四十

劉惔

惔字真長，沛國相人。尚明帝女廬陵公主，累遷丹楊尹。

荅范汪問

中書郎范汪問劉惔曰：從妹與荀始文婚已及好歲，拜時又從叔父德度喪，會叔親患危篤，欲令荀氏迎從妹，盡婦敬于夫氏。已有此喪爲難，故爲此詭拜時出于近代，將昌宗族多虞吉事，宜速故好歲拜，新年便可迎也。惡歲可迎，是拜時已成婦也，在塗之婦猶服夫氏，況已交拜，禮成便當迎，是長還也。惔荅云：苟今從叔喪三月小功之服，禮云小功之未可已納妻，如此自可比初婚何疑？

通典

酒箴

爰建上業曰康曰狄作酒于社獻之明辟仰郊昊天俯祭后土欽

禱靈祇辨定賓主啐酒成禮則彝倫攸序此酒之用也

初學記二十六又略見書鈔一

百四十八

徐眾

眾咸康中爲黃門郎建元初進侍中

恭皇后大祥忌日臨哭議

案博士議恭皇后再周欲依三年之議至尊東堂舉哀羣臣詣陵哭臣案禮爲王后服無三年之制左傳叔向云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謂三年而後娶達子之志耳禮喪大記曰祥而外無哭者禫而內無哭者文子之喪既除越人來弔受于廟門之外垂涕淚而不哭明喪既過無哭禮不詣墓而接于廟外今后服既過至尊無緣舉哀羣臣不應詣陵而哭也

通典八十一

駁王濛奔喪制

若如濛議見在官者已拘于制度不得奔赴至于既去雖不及哀臣子之情何得不暫致身哉臣謂喪紀雖過去職者故宜遠赴通典八十歲

康中

論徐恩龍事

徐恩龍娶姊妹爲婦婦亡而諸弟召姊妹爲嫂嫂叔無服不復爲姊妹行喪右丞徐萬謂宜然今議者召嫂無服不得爲姊妹服不解服之爲害義也爲傷情邪爲尊厭也所爲尊厭者父在爲母尊卑體異故可得厭耳今姊妹一人之體兼此尊卑何所厭也齊衰衣各與大功之麻同皆兩服之所召敘親親之情今召嫂叔之嫌不爲姊妹制服絕親親之義傷恩昵之道殆非聖人爲服之本意乎徐彥難曰本雖中外姊妹兄弟之親一爲嫂叔便當召公義厭私不爲尊卑之厭也眾曰女人外屬召夫氏爲公召公厭不爲叔服

可也。叔曰：嫂是姨妹，復何公厭而不服邪？彥重難曰：若呂此服爲親，則不聞親服無報。又公義在子夫氏，豈在嫂邪？眾曰：就如難旨制公。公在叔不在嫂，雖有姨妹之親，就于公義不得服之，猶可也。若叔有厭，則嫂無厭。雖姨妹爲嫂，必服之。爲叔之姨兄而見服，則姨爲嫂之姨妹，何獨不見服哉？若不相服，則絕此正親，豈聖人之意乎？苟姨妹得服姨兄，兄亦應服，何無報哉？彥重難曰：若姨妹爲嫂而爲之服，必也正名，將謂之何？眾答曰：今姨妹爲嫂，何服者？呂正名故也。言嫂則姨妹不從焉。言姨妹則嫂不與焉。名別若此，故可服也。嫂自無服，吾不爲之服。姨妹有服，吾爲之縗麻。吾自服姨妹，奚爲強謂之服嫂也哉？見嫂應拜，見姨妹不拜也。今姨妹同體，今我自拜嫂，而謂我拜姨妹，不亦惑哉？彥重難曰：彥曰：爲姨妹爲嫂而不服者，正呂無復姨妹之名故耳。眾答曰：不解。姨妹爲嫂，便無復姨妹之名。削其氏族，滅其名號邪？爲變化分離，嫂畱而去妹邪？

爲我嫂者是姨妹也何不得兩全哉彥難曰若如告言嫂則姨妹不從言姊妹則嫂不從未審定言嫂邪言姨妹邪眾答曰一人合兩親侶一人兼兩官當其事則舉其名呂應其義何拘呂一名一稱哉言嫂則拜之言姊妹則服之各有所施不呂此而滅彼耳彥曰平存許其稱嫂而拜則姊妹也至于亡歿便稱姊妹不拜則非復嫂也懼一人之心不得呂昨日平安爲嫂明日終亡爲姊妹也眾曰吾得存之與亡爲嫂爲妹不復異也爲我嫂故拜之是姊妹故服之情理自通何呂云拜便不得制服制服便不得拜乎彥重難曰若隨其名別其義則著服臨尸不復拜也眾荅曰見姊妹之尸不可目不服臨亡嫂之喪不可目不拜拜自爲她服施爲妹服隨其親拜應其名別其義斯之謂矣通典九十五

論庾左丞孫見事

庾左丞孫見遭族父喪父已絕服又是姨弟見問當服不徐荅呂

爲當服右丞徐彥重難曰禮云尊祖故敬宗敬宗則收族收族者
序曰昭穆也何得曰姨弟之服加于宗父乎于情乃可無傷于義
實爲有當也眾答曰禮爲曾祖高祖三月又改葬總麻服所尊又
臨至親之葬而服之最輕者豈損所尊之服乎今族父無服姨弟
有服自爲姨弟服何爲輕服服宗父乎難云于義有害者不解害
何義邪天生族父爲吾姨弟非吾貶退所爲何不敬宗之有族父
應拜而姨弟不應拜今族父爲姨弟今不可曰姨弟不應得拜而
不爲族父拜也猶不可曰族父無服而不爲姨弟服也若姨弟犯
過吾不顧族父與姨弟共身同體恕而容之此不可也于其死亡
曰姨弟服之正合禮記絕族無施服而親者屬文通典九十五

三國評臧洪爲郡將守死

洪敦天下名義救舊君之危其恩足已感人情義足已勵薄俗然
袁亦知已親友致位州郡雖非君臣且實盟主既受其命義不應

貳袁曹方睦夾輔皇室呂布反覆無義志在逆亂而邀超擅立布爲州牧其于王法乃一罪人也曹公討之袁氏弗救未爲非理也洪本不當就袁請兵又不當還爲怨讐爲洪計者苟力所不足可奔他國曰求赴救若謀力未展曰待事機則宜徐更觀釁効死于超何必誓守窮城而無變通身死殄民功名不立良可哀也編洪志

傳注

靳允母爲呂布所執而守范不去

允于曹公未成君臣母至親也于義應去昔王陵母爲項羽所拘母曰高祖必得天下因自殺曰固陵志明心無所係然後可得成事人盡死之節衛公子聞方仕齊積年不歸管仲曰爲不懷其親安能愛君不可曰爲相是曰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間允宜先救至親徐庶母爲曹公所得劉備乃遣庶歸欲爲天下者憇人子之情也曹公亦宜遣允魏志程昱傳注

先主假黃權偏將軍

權既忠諫于主，又閉城堅守，得事君之禮。武王下車，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間，所㠯大顯忠賢之士，而明示所貴之旨。先主假權將軍善矣，然猶薄少，未足彰忠義之高節，而大勸爲善者之心。

蜀志
黃權

傳

顧雍斷呂壹獄

雍不㠯呂壹見毀之故，而和顏悅色，誠長者矣。然開引其意，問所欲道，此非也。壹奸險亂法，毀傷忠賢，吳國寒心。自太子登陸遜已下，切諫不能得。是已潛潛欲同手劙之。已除國患，疾惡忠主，義形于色，而今乃發起令言，若壹稱枉邪，不申理，則非錄獄本旨。若承辭而奏之，吳主儻已敬丞相所言，而復原宥，伯言承明不當悲慨哉。懷敍本無私恨，無所爲嫌，故置辱之疾惡意耳。惡不仁者，其爲仁也。季武子死，曾點倚其門而歌，子晳創發，子產催令自裁。已此

言之雍不當責懷敘也

吳志願
琮傳注

全琮散父米數千斛召贍吳士

禮子事父無私財又不敢私施所召避尊上也棄命專財而召邀

名未盡父子之禮

吳志全
琮傳注

是儀本姓氏召孔融嘲改姓是

古之建姓或召所生或召官號或召祖名皆有義體召明氏族故曰胙之召土而命之氏此先王之典也所召明本重始彰示功德子孫不忘也今離文析字橫生忌諱使儀易姓忘本誣祖不亦謬哉教人易姓從人改族融既失之儀又不得也

吳志是
儀傳注

是儀辨刁嘉罪

是儀已羈旅異方客仕吳朝值讒邪殄行當嚴毅之威命縣漏刻禍急危機不雷同召害人不苟免召傷義可謂忠勇公正之士雖祁奚之免叔向慶忌之濟朱雲何召尚之忠不諂君勇不懼聳公

不存私正不黨邪資此四德加之己文敏崇之己謙約履之己和順保傳二官存身愛民不亦宜乎

吳志是
儒傳注

鍾離牧讓稻

牧蹈長者之規問者曰如牧所行犯不不校又從而救之直而又有又還而不受可不謂之仁讓乎哉荅曰異乎吾所聞原憲之間于孔子曰克伐怨欲不行焉可已爲仁乎孔子曰可已爲難矣仁則吾不知也惡不仁者其爲仁矣今小民不展四體而認人之稻不仁甚矣而牧推而與之又救其罪斯爲讓非其義所救非人非所謂惡不仁者苟不惡不仁安得爲仁哉蒼梧澆娶妻而美讓于其兄尾生篤信水至不去而死直躬好直證父讓羊申鳴奉法盡忠于君而執其父忠信直讓此四行者聖賢之所貴也然不貴蒼梧之讓非讓道也不取尾生之信非信所也不許直躬之直非直體也不嘉申鳴之忠非忠意也今牧犯而不校還而不取可已爲

徐禪

難矣。未得爲仁讓也。夫聖人。已德報德。已直報怨。而牧欲已德報
怨。非也。必不得已。二者何從。吾從孔子也。

吳志。鍾離教傳注

周飭下髮

夫人臣立功效節。雖非一塗。然各有分也。爲將執桴鼓。則有必死
之義。志守則有不假器之義。死必得所。義在不苟。飭爲郡守。職在
治民。非君所命。自占誘敵。髡髮剔髮膚。已徇功名。雖事濟受爵。非君
子所美。

吳志。周飭傳注

徐禪

禪。咸康中。爲博士。永和初。轉尚書郎。累遷尚書左丞。有集六卷。
上恭皇后大祥忌日。臨哭事。

太學禮官。謂至尊行先后的喪。亦同齊縗。今再周及忌日。無復祥
變之事。謂不可躬行。臣案無經傳明文。則不應出。若晦日東堂舉
哀。由朝處參議。而事無指條。

通典八十一。博士徐禪上恭皇后大祥忌日臨哭事

康帝改元告廟議

案魯文公之書卽位也，僖公未葬，蓋改元之道，宜其親告，不曰喪，闋，背代祖受終，亦在諒閭，既正其位于天郊，必告成命于父祖，事莫大于正位，禮莫盛于改元。傳曰：元始也，首也，善之長也，故君道重焉，謂應告。通典五十五

康帝諱議

謹案，輒關博士王質、胡納、許翰議案，爾雅無舊訓，非可造立。五山之名，取其大而高也。其詩曰：於皇時周陟其高山。高山則岱衡華恆也。周禮謂之五岳。詩人謂之高下，字無詁訓，而有二名。今若舉名別之，宜曰高，取義爲訓，宜如前曰嵩。通典一百四十一康帝諱岳是五山之大名。

四府君遷主議

禮去祧爲壇，去壇爲墠，歲祫則祭之。今四祖遷主，可藏之石室。有禱則祭于壇墠。晉書禮志上宋書禮志三十八永和二年

褚太后敬父議

臣聞成均之法，導曰忠孝。歷代同之，故鄭玄議王庭正君臣之禮，私親全父子之親，是大順之道。案先朝羊玄之羊后之父也，公朝之敬躬秉臣節，后之歸竈亦執子道，雖無記注，今朝士備職而先蠶儀，乃太康中事。至惠帝之代，在之便自不可，同漢代四說之異，歷代垂疑，此論不成。由來尚矣。

通典六十七
永和九年

殷祭議

元興二年

春秋左氏傳曰：歲祫及墳塋，終禘及郊宗石室。許慎稱舊說曰：終者，謂孝子三年喪終，則禘于太廟。呂致新死者也。

通典四
十九

非荀是虞議中山王陸立禰廟

愚等謂尊祖敬宗禮之所同，若列國秩同，則祭歸嫡子所，呂明宗也。嫡輕庶重，禮有兼享，所曰致孝也。今謙王爲長，既享用重祫中山之祀，無目加焉。二國兩祭禮無所取，詔書禁之是也。詔稱安乎

獻王諸子竝封不可各令立廟是苟賜之義矣然虞謂中山父非諸侯而祭更闕疑如禮意也虞徵士荅衛將軍虞喜曰嫡爲大夫庶爲諸侯諸侯禮重應各立廟禪謂爲允矣喜曰尊同體敵恩情兩伸諸兄弟俱始爲諸侯命數無降今士庶始封之君尚得上祭四代不拘于嫡呂貴異之況已尊同五等更嫌不得其均用豐禮竝祭四代所曰寵之理非替宗此蓋先王呂孝理天下肅恭助祀之達義也昔周公有王功魯立文王之廟鄭有平王東遷之勳特令祖厲是爲榮之非計享之祭在于周室魯鄭豈得過之哉通典
五十一年中山王陸乞立廟荀顥議曰爲中山誰宜各得立廟虞喜曰爲得兼祭徐禪非苟是虞

爲康帝改元告廟文

維建元元年正月甲子孝曾孫嗣皇帝諱謹遣使持節兼大尉某官某甲敢昭告于皇祖高祖宣皇帝諱曰眇身屬膺明命爲兆人主惟神器之重夙夜祇厲夫首元正位改物承天先王之典刑建

國之大禮今改咸康八年爲建元元年享祖宗之保佑膺乾坤之休靈敢薦告事一元大武薌合廟其嘉薦庶羞清滌清酌明告于皇祖高祖宣皇帝穆皇后張氏尚享通典十五

張澄

澄咸康末侍中

駁蔡謨奏正會儀注

王者觀時設教至于吉凶殊斷不易之道也今四方觀禮陵有儻弔之位庭奏宮懸之樂二禮兼用哀樂不分體國經制莫大于此昔書樂志下咸康七年三月杜皇后崩尚書蔡謨奏八年正會惟作鼓吹鐘鼓其餘伎樂盡不作侍中張澄給事黃門侍郎陳達駁曰爲

又議

今大禮雖降事古于朝然儻弔于園陵則未滅有哀禮服定于典文義無盡吉是曰咸益之會有徹樂之典實先朝稽古憲章垂

式萬世者也

晉書卷之三
志下

許翰

翰咸康末爲博士

恭皇后大祥忌日臨哭議

案禮小記曰大功者主人之喪有三年者則必爲之再祭鄭玄云有三年者謂妻若子幼少也再祭謂練祥也凡人子之生必有天地父母之道故記有君薨而生子之禮今二皇子之育雖在恭后崩後于禮是爲有三年子幼少者也則必爲之有一祥之祭杜元凱云天子諸侯雖卒哭除服其練祥日必有位矣今皇子出承國蕃故王后喪諸侯卑不得爲主夫喪無主禮有正文至尊統天承重則爲主在聖躬也乃同先帝先后于考妣哀禮終于今晦吉禘始于來朝非人臣之所主也記云爲王后周服母之義虞書曰百姓如喪考妣三年過密恭后母育天下臣子有喪妣之恩古門人

于師無服心喪三年祥日之哭所已終哀非服喪三年矣今聖代不可守已循常之名例當博納同異斟酌而用焉通典八十一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勵王毓藻校刊

全晉文卷一百三十一 終

全晉文卷一百三十二

烏程嚴可均校輯

桓伊

伊字叔夜，小字野王。譙國銓人。歷王濛、劉惔諸府及大司馬參軍。授淮南太守。進建威將軍，加督豫揚軍事。歷陽太守。封宣城縣子。進西中郎將，都督豫州諸軍事。豫州刺史。肥水之捷，呂功封永修縣侯。進號右軍將軍。遷都督江荆豫三州軍事。假節。江州刺史。徵拜護軍將軍。卒贈右將軍。加散騎常侍。諡曰烈。

上馬具裝步鎧表

臣過蒙殊寵，受任西藩，淮南之捷，逆兵奔北，人馬器鎧隨處放散。于時收拾敗破，不足貫連。比年營繕，竝已修整。今六合雖一，餘燼未滅。臣不自朽邁，猶欲輸效力命，仰報皇恩。此志永絕，銜恨泉壤。謹奉輸馬具裝百具，步鎧五百領，竝在尋陽，請勒所屬領受。晉書桓伊列傳

傳

到江州上疏

江州虛耗加連歲不登。今餘戶有五萬六千。宜并合小縣除諸郡通米移州還鎮豫章。音書桓伊傳

劉遐

遐爲尚書僕射。永和初爲吏部尚書。

見裕

哀傳

有集五卷。

榮晉書別

有劉遐傳

通典七

十八

非但此通典一百四右將軍王遐司馬劉曇父名遐未審卽其人否

冬夏至寢鼓兵議

陽寶君道是日微陽初興。慶其方盛。寢鼓息兵。不欲震盪也。禮尊無二。若當助陰。豈一之義。何曰明之。彼月而蝕。則惟其常此日而蝕于何不減。月蝕無救之道明矣。

通典七

何熊

熊爵里未詳。

冬夏至寢鼓兵議

二節陰陽升降之極會通交代之日。二氣既接，剛柔始分。君子遠
愾諸物，近慎諸已。在冬欲靜，在夏無躁。百官靜事，無刑以定。寢鼓
息兵，其宜合同。張侯曰：「冬夏二至，慎微不異。」左傳曰：「凡分至，鼓閉
必書。」雲物爲備故也。所重所慎，于是在矣。周禮太僕掌贊王鼓赦
日月亦如之。左傳又曰：「月亦如之。」又曰：「非日月之皆不鼓，皆正經
也。」日長則賀君父道也。下慶上會，情交接也。日短則不賀，臣子道
也。鼓日動眾是日二至迎送同寢之也。通典七十八

劉淑

泓爵里未詳

冬夏至寢鼓兵議

鼙鼓不出經傳，或曰漢興日蝕陰盛，擊鼓助陽，不應寢鼓也。通惠八明刻本作劉弘今從官本

于瓚

瓚爲荊州刺史庾翼參軍翼卒後作亂爲長史江彬等所誅

陳節戲事

夫嬉戲都名動相剝非爲治之本自今擣蒲擣馬諸不急戲宜一

斷之

藝文類聚七十
四引庾翼集

冬夏至寢鼓兵議

案漢制有冬至絕事不聽政之條而無夏至也曰此推之夏至不應寢政事

通典十七十八

鄭璠

璠爵里未詳

冬夏至寢鼓兵議

尋冬至寢鼓之義雖無正文恐有由耳夫天之德貴生惡殺冬至少陽初發萌芽之漸欲省方奉順動靜之象曰應至道是曰不省

方事安能鳴鼓後代擬議寢之非爲助陽也夏至少陰肇起殺氣
自興否剝將至大盛方來宜有鳴鼓開闢興兵駭旅施命四方詰
其逆兆已遏小人方長之害二至之義否泰道異休戚有殊寢鼓
之政不宜同也若已夏至俗人所重文武可息之一日不可前三
後三等子冬至也通典七十八

高嵩

嵩字茂琰小字阿飄廣陵人建元中爲何充揚州主簿轉驃騎
主簿舉秀才除太學博士拜中書郎遷黃門侍郎簡文輔政引
爲輔軍司馬累遷侍中

爲簡文致桓溫書草

寇難宜平時會宜接此實爲國遠圖經略大筭能弘斯會非足下
而誰但曰此興師動眾要當曰資實爲本運轉之艱古人之所難
不可易之于始而不熟慮須所已深用惟疑在乎此耳然異常之

舉眾之所駭遊聲噂喧想足下亦少聞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或能望風振擾一時崩散如其不然者則望實竝喪社稷之事去矣皆由吾闇弱篤信不著不能鎮靜羣庶保固維城所以內愧于心外慙良友吾與足下雖職有内外安社稷保家國其致一也天下安危繫之明德先存寧國而後圖其外使王基克隆大義弘著所望于足下區區誠懷豈可復顧嫌而不盡哉

晉書高
尚傳

荅庾家訪孝庾后服

皆準五履爲夫人周

通典八十一孝后服庾家訪服侍中高尚答

黃整

整永和初爲平越司馬有集十卷

羣臣敬太后父議

夫子有云必也正名乎王者象天后者象地爲兆庶父母尊莫重焉厚莫大焉若已后尊宜敬于親于后父母也便應有敬錯之禮

典先無茲比。今皇太后臨統朝政。自主上富于春秋耳。故事本尊之尊。無復異也。且諸侯爲國藩翰。北面稽首。豈可得推崇爲太上邪。尋名定議。請不應施敬也。通典六十七

張遜

憑字長宗。吳國吳人。永和初太常博士。累遷吏部郎。司徒左長史。御史中丞。有論語注十卷。集五卷。

四府君歿主議

或疑陳于太祖者。皆其後歿主。憑案古義。無別前後之文也。禹不先鯀。則遷主居太祖之上。亦可無疑矣。宋書禮志三

不拜顏子議

不拜顏子者。案學堂舊有聖賢之象。旣備禮盡敬奉。尼父曰爲師而未詳。顏子拜揖之儀。臣曰聖者。君道也。師者。賢臣道也。若乃推崇堯舜禹于君位。則稷契與我竝爲臣矣。師立風于洙泗。則顏子吾

同門也。夫大賢恭已，旣揖讓于君德回也如愚，豈越分子人師哉。
是㠭王聖佐賢而君臣之義著，拜孔揖顏而師資之分同矣。通典五十一
案此議通典附注于北齊事下當是采晉張懸
講耳北齊未見有張懸也今姑編入晉文候再攷

妻已沒爲妻父母服議

徒從者所從亡則已。案鄭玄曰：謂君母之黨，又云有從重而輕者。
鄭玄曰：妻之父母也。然則從重而輕與徒從者本別。禮天子諸侯
服妻之父母明其義重也。若謂徒從服必同者，則妻從夫明與夫
從妻其正對也。可復夫歿則已乎？所據君母爲異者，且外祖之服
本是親假而恩疏，妻之父母本由義合。通典九十五司徒符問
國子博士博士張懸議

新蔡王招魂葬議

新蔡王所繼先王，昔永嘉之難，覆沒寇虜靈柩未返。今求招魂靈
安厝，謹案禮典無招靈之文。若藏虛棺，㠭奉終，則非原形之實。埋
盛爽于九泉，則失事神之道體。非古人之情禮，所未安也。通典一
百三

荅徐靈期問久喪未葬出適女除服

徐靈期問張憑云。親喪未葬出適女應除否。答曰。禮云久喪不葬。主喪者不除。又云。主人不除。此無緣獨施男子。正嫡一人。故當總謂男女眾子耳。又無明文別言已出之女猶應除也。今論者據已服周故謂宜從除例。然緣情處意。獨有所疑。女隨外出降從周制。至于居喪之例。同于重者。誠㠯天性難可盡奪。本重不得頓輕。何必既降盡與周同。禮者人情而已。疑則從重。若當釋縗絰。㠯處殯宮。襲吉服。㠯對棺柩。非孝子之所安也。通典一百三

杜潛

澣水和中爲太常卿

荅司徒符問妻已沒爲妻父母服

司徒符問太常云。若妻已沒。猶應服其父母。不太常杜潛等答曰。何㠯總從服也。明伉儷判對。恭承宗廟。推此言之意。謂不㠯存亡

爲異也。通典九十五

孫欽

欽永和中爲博士

安平王薨廢祭議

禮有死于宮中闕一時之祀。又案魏高堂隆議平原公主薨二月春祀不宜闕祭。臣聞伯叔父同產昆弟庶子庶孫及次妃呂下天子諸侯則降而不服于四時之祭無闕廢禮也。漢文帝前代盛德之君也。猶不忍呂三年之喪妨廢孝享割損年月早葬速除追思祖考念在烝嘗所曰重宗廟也。且宮中有死者三月不舉祭傳發于總麻三月之章天子諸侯周大功皆降而不服何總麻之有乎誠亦儒者之迷誤也。通典五十二

陳達

達字林道潁川許昌人漢太丘長實七世孫永和中爲西中郎

將追贈衛將軍

見魏志陳
羣傳注

與某書

十二月廿五日達白歲終感慘寒切足下何如遣不悉陳遠

清化
閻帖

叫題云陳朝陳遠書釋文云晉西中郎將今檢陳書無此人晉書禮志中泰始末有博士陳遠又穆帝紀永和五年有西中郎將陳遠則其人也

史援

援永和中爲益朔將軍中郎將

後漢史君頌

山嶽降精川瀆耀靈猗歟史氏世濟其英忠其允塞嘉猷有聲從容燮理散誕飛纓含香青瑣敷奏丹庭有犯無隱唯言是聽王室斯賴諸侯已竈內侍帷幄外典專城爲政已德察獄已情化俗草偃溪谷風清金相玉質不隕厥名處溢不驕居勢不憚視險如夷忘身遂叛駒頌美魯青蒲安漢執簡書憲姦邪逃竄匪君之忠孰

能戡亂在昔隆漢姻姪皇家唯帝念功爵命屢加三台五鼎駙馬奉車腰佩兩印綬帶雙綺何彼穠矣常棣之華如珪不玷似玉無瑕節之日禮儉而不奢篤生我侯英略備舉有執有才能文能武孝已奉親忠惟衛主赤眉始結白波猶侮執銳破堅斬馘滅虜截彼長蛇殲斯猾豎策賞廟堂書勅王府功成弗居名立不取簡在帝心酬封祚土厥土惟何在深之滸初食三千卒封萬戶葭菼揭揭麾鹿廄廄禾役旆旆原田膾膾俯營川陸魚鹽所聚蝗飛火滅還珠去虎子民輯悅建茲城宇大厦耽耽聽政之所祠堂石殿生靈攸處景定建春秋公祭祠不阻

東志

徐彥

彥永和中爲武昌太守有集十卷

隋志注作徐彥則

與征西桓溫牋

蔡徐州薨主簿服斬王征北薨于京都王丞相時在喪庭徐州主

嫡已服事諂公。公謂輕重可依蔡侯時北中郎副公薨于淮陰州
主簿相承持重。至鄒太宰薨。州主簿改服齊衰。中興已來。江南皆
從之。公卿已下至邑宰吏服其君齊衰。則無從服之文。而由來多
有從服者。陶大司馬遭兄子喪。府州主簿從服。時卞光祿經過。自
說爲太傅主簿。太傅喪母。已不從服。此是用晉令也。鄒太宰遭姊
喪。吏服爲疑。鄒問譙秀言。不應從服。諸主簿仍便從服。旣服君旁
親。則服君便應重矣。乃二公之薨。府州主簿服齊衰。通典十九

孫略

略爵里未詳。

大功降服議

伯叔父母姑姊妹皆夫家也。妻體夫尊降其夫。伯叔父母姑姊妹
小功。妾賤不敢降也。通典十九

生不及祖父母不稅服議

記云不及祖謂不及並代而不相服略昔親行其事時人咸不見

許通典九十八

張祖高

祖高爵里未詳

難孫略大功降服議

妻爲夫之黨服降夫一等夫之姑姊妹宜小功妾服君之黨得與女君同豈已貴賤之故而異之縱妻之貴而可已略君之姑姊妹者則應妾服每當與君同也君之爲父母三年妾何已無其制乎

通典九十一

季祖鍾

祖鍾爵里未詳

追駁步熊議不爲前妻父母服

步熊曰妻死更娶爲前妻父母服不答此皆徒從服耳所從亡則

已不服也。季祖鍾駿曰：夫婦應屬從也。又夫婦合葬皆爲妻妻之父母，不得不服也。通典九十五

王冀

冀爲太常

出後者爲本父母服議

案喪服云：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持重于大宗者，降其小宗也。案經傳爲人後者，固自降其親也。所㠯降其親者，已受重于大宗，必爲所後之父服斬故也。制其體例，若受重于大宗而不爲所後之父服斬，則自非輕所謂爲人後者之義也。凡旣受命出爲人後而不爲所後之父制服服，固非禮也。還爲其親斬亦非禮也。均其失，蓋居過重、無居過輕，故失恩由義、厭情爲禮。是㠯五服之疏屬，有相爲重者矣。天性之父子，有相爲輕者矣。屈伸進退，有自來也。今奉義則不爲所後之父服，崇恩復不成所生之喪。二者竝闕，未知其

詳將何所居且傳敍經意但爲旣後大宗無二斬之道非不斬之制也談者不疑爲後而不爲所後制服爲非禮乃爲反服其親爲傷敍斯蓋惑之大者也若不服所後之父復抑其反崇本恩則是凡爲後之子可有不服三年之□也愚謂爲後之子及所後服重則宜如禮降其所生若不及爲所後制服則宜還爲其親服斬衰之義例卽知人心在可通矣通典九十六

荅問

問曰其兄是嫡長家有封代弟是庶生遭所生艱先已第二兒後其嫡兄嫡兄早卒其兒子家爲是小宗否荅曰記云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爲小宗今此兒乃係數代嫡伯父所承若是別子則爲大宗百代不遷者也所承若是係禰則爲小宗五代則遷者也小大之名係之伯父此非兒之謂也通典七十三

荅訪

某國中尉虞某

原注案本論無國名亦無虞名

訪太常王冀云臺贈國王第二郎

年在礪爲世子臣當有服不冀云禮無從君服礪之文夫臣從君

而服已其體尊承緒非繼成人與殤也苟爲代嫡君爲之服則臣

已何而不從服乎若已禮無文者亦可不服長子之下殤也

通典八十八

荅劉系之問

系之爲宣城史梁有集五卷

凡不繼大宗而立後及爲後而不爲所後制服皆非禮也然據已
爲後則不得不後爲後之制若庶子立後不繼祖宗已服無重可
傳亦何居而不服庶子若先受重承事則制有疑謂當與庶祖母
同

通典九十六

劉系之間爲庶祖母服經無其文不知爲有服不王冀荅曰庶祖
母服經誠無文然亦無不服之制已情例推之謂自應服何已言
之禮妾子父沒爲母伸三年子既得伸孫無由獨屈假令嫡祖在

禮婦人不厭則無復所屈案禮唯有祖母文無嫡庶之別蓋呂明
尊尊之義而人莫破卑其祖也禮記云爲慈母後者爲庶母可也
爲庶祖母可也此謂父妾無子父命子爲之後或子或孫唯其班
第既受命爲後則服之無嫌由此言之妾之無後而託後于人者
猶爲之服況親子之孫而可有不服之義耶制服爲允通典九十八

庾統

統爲尋陽太守有集八卷

案隋志誤作庾純

三人讚

運邁屯凶三孤丞立離禽嬰鳴邈近同集式穀既熟和響具翕肇
彼遠歧泯焉齊入初學記十七

朱明張臣尉讚

詩詠張仲今也朱明轡財敦友衣不表形寡妻屏穢棠棣增榮臣
尉邈然魄類感誠初學記

韓伯

伯字康伯，潁川長社人。脩文居藩，引爲客。歷任司徒左西屬轉
撫軍掾、中書郎、散騎常侍、豫章太守。入爲侍中，領中正。轉丹揚
尹，吏部尚書。領軍將軍，改授太常，未拜卒。贈太常。有周易繫辭
注二卷、集十六卷。

議周勰

拜下之敬猶違眾從禮情理之極不宜已多比爲通

晉書韓伯傳
陳郡周勰爲

謝安主簿居喪廢禮崇尚莊老
脫落名教伯領中正不通禮議

或人荅殷靈符問

昔亡伯喪未除而祖母見背從兄不廢父喪主而爲祖母居廬鄒
太尉來弔不已爲非禮也。通典九
十七

辯謙論

夫尋理辯疑必先定其名分所存所存既明則彼我之趣可得而

詳也夫謙之爲義存乎隆已者也已高從卑已賢同鄙故謙名生焉孤寡不穀人之同惡而疾王已自稱降其貴者也執御執射眾之所賤而君子已自目降其賢者也與夫山在地中之象其致豈殊哉捨此二者而更求其義雖南轍求冥終莫近也夫有所貴故有降焉夫有所美故有謙焉譬影響之與形聲相與而立道足者忘貴賤而一賢愚體公者乘理當而均彼我降挹之義于何而生則謙之爲美固不可已語至足之道涉乎大方之家矣然君子之行已必尚于至當而必造乎匿善至理在乎無私而動之于降已者何誠由未能一觀于能鄙則貴賤之情立非忘懷于彼我則私已之累存當其所貴在我則矜值其所贊能之則伐處貴非矜而矜已者常有其貴言善非伐而伐善者驩稱其能是已知矜貴之傷德者故宅心于卑素悟驩稱之虧理者故情存乎不言情存乎不言則善斯匿矣宅心于卑素則貴斯降矣夫所況君子之流苟

理有未盡情有未夷存我之理未冥于內豈不同心于降挹洗之所滯哉體有而擬無者聖人之德有累而存理者君子之情雖所滯不同其于造之緣有弊而用降已之道由私我而存一也故懲忿窒欲著于損象卑己自牧實繁謙爻皆所㠭存其所不足拂其所有餘者也王生之談㠭至理無謙近得之矣云人有爭心善不可收假後物之迹㠭逃動者之患㠭語聖賢則可施之于下斯者豈惟逃患于外亦所㠭洗心于內也

晉書韓伯傳

王述碑

述遷會稽太守淮海維揚皇基所託此蓋關河之重複泱泱大邦

文選沈約齊安陸王碑文注又任昉齊竟陵文宣王行狀注

全晉文卷一百三十一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誠纂校刊

全晉文卷一百三十一終

全晉文卷一百三十三

烏程嚴可均校輯

曹耽

耽永和中爲太學博士，升平中遷尚書郎，後爲安北諮議參軍，有禮記音二卷。

上表自理

臣聞居喪之禮貴賤不同禮，臣爲君斬衰，仕焉而已，爲舊君齊衰。爵祿既絕，朝見既替，蓋呂疏賤于親貴，故降其制也。又國喪儀注，居職者朝夕臨去職者朔望臨禮哭泣之節各稱其服，哭輕則服不得重，據令去職之臣朔望哭宜爲舊君服齊衰，是呂臣前率而行之，不敢有加。臣服齊衰哭臨殿庭，踰月歷旬，外內監司莫之或譏及至梓宮將幸山陵，諸官來赴服斬者多此皆意存于重而不原于制，遂使親疏貴賤無有等差，曾參欲勿除父母之喪，仲尼患

其過制今去官者服在官者之服固爲過制非聖哲所許而不推

古今正禮難臣若難者有證臣對無據甘受違制通典九十九

耽等奔赴皆服齊縗治書侍御史諭希表彈其失禮博士孔恢等議請免耽等所覆除官耽上表自理云云

開陵皇太后服議

爲人後者爲之子元帝繼武帝于景帝爲曾祖禮爲曾祖後斬衰

三年小記與諸侯爲兄弟者斬衰則無齊皇太后宜正服斬衰改

葬當總鄭注止于臣子妻王氏通謂三年者王氏近情則宜總

一百二十二年修復岐平四年大使開陵表至尊及百官皆服總尚書符問皇太后應何服博士曹耽胡訥議

司空蔡謨謚議

謨可謂善始令終者矣案謚法布德執義曰穆通典一百四

陳留王勵廢疾求立後議

春秋之義後立子呂貴不呂長蓋呂爲宗廟主故也晉公族穆子有廢疾呂讓其弟衛襄公嗣子紩足不能行立其弟晉衛皆廢嫡

立庶者明臣之義終無執祭朝見之期。已之居位違犯情禮故也。

禮有故使人攝祭

通典七十四

非終身疾者勵爲君王故事未有諸侯已疾去

國成比

通典七十四

胡訥

訥永和末太學博士

婚不舉樂議

臨軒儀注無施安鼓吹處所又無舉麾鳴鐘之條

通典五十九升平元年八月符

問迎皇后大駕應作樂不博士胡訥議

陳留王廢疾求立後議

孟紃立弟異于陳留二王之後禮不宜廢

通典七十四升平元年

袁矯之

矯之穆帝時太學博士

荅臺符問小功服成婚

案公主于二王屬爲姑二王出爲人後主又出適今應降服小功
然本是周親雖降而爲疏本親情重公主方當始薨而疑可婚與
不通典六十一臺符廬陵公主薨琅邪東海二王于禮爲應得婚與不太學博士袁嬌之云云

許穆

穆升平中爲倉部郎

太宰武陵王爲所生母服議

母已子貴王命追崇夫人視公爵秩比諸侯凡諸侯之禮服斷旁
親已國內臣妾竝卑故也姑姊妹女子子嫁于諸侯則各已其服
服之尊同故也卑則服闋尊則禮行太宰封王繼于蕃國出離其
本仰無所厭夫入諸侯班爵不殊緣天然之恩伸王子之厭薄出
禮之降服周可也通典八十二

林重

重升平中爲吏部郎

太宰武陵王爲所生母服議

攷之禮文太宰應服齊衰周。今呂春秋條例呂廣其喻母呂子貴庶子爲君母爲夫人薨卒赴告皆呂成禮不行妾母之制夫人成風是也此則身爲父後服應總麻猶呂子貴得遂私情經有明文三傳不貶況于太宰貴同古例不爲父後者邪且禮有節文因革不一自漢呂來皇子皆爲始封君始封君則私得伸設令太宰不出後必受始封服無厭降出後降一等復何嫌而不周乎通典八十二

曹處道

處道升平中爲祠部郎

太宰武陵王爲所生母服議

禮庶子爲父後爲其母總與尊爲體不敢伸恩于私親爲人後。呂所後爲父亦是尊者爲體其所生母俱是私親爲父後及爲人後

義不異

通典八十二

謝奉

奉升平中爲尚書

太宰武陵王爲所生母服議

案禮爲人後者三年必自尊服服之庶子爲人後爲其母服總傳曰何㠯總與尊者爲體不敢服其私親禮唯大宗無繼支屬之制太宰出後武陵受命元皇則纂承宗廟策名有在禮制既明豈容二哉夫禮有仰引而違情者故有君服而廢私喪屈伸明義非唯一條所謂㠯義斷恩況貴賤之禮既正豈得不幸禮而矯心當依

庶子爲後之例服總而已

通典八十二昇平中太宰武陵王所生母喪表乞齊綏三年詔聽依昔樂安王

故事制大功九月尚書謝奉議

立琅邪王議

太常位次自㠯君道相承至是昭穆之統禮兄弟不相爲後明義也今應上繼康帝意謂不疑此國之大事將垂之來代

通典八十

又議

五帝之道，㠭天下爲公。唯德與賢，不私其親。逮殷周，則繼代承業。雖百王迭逮，而典謨不易。所㠭鎮係人心，閑邪息亂。今大晉宗祀，配天成帝，疾痛皇嗣，幼冲深惟。社稷遷于康皇，軌同唐虞，高義大行。天祚不永，還嗣本位。攷之先典，求之人情，咸謂主上應繼成帝。

通典

居重喪遭輕喪議

夫孝子之處喪，服勤三年，不懈不怠。情思所主，無不在。曾子問三年之喪，可㠭弔乎？孔子曰：「三年之喪練不羣立，不旅行。」君子禮㠭飾情。三年之喪，而弔哭不亦虛乎？蓋㠭爲波興哀，則不專于所重也。而禮云卒哭既練，遭周大功之喪，皆隨所服而變代行喪者，咸從此制。竊有所恨。夫人子之道，天屬之恩，可謂重矣。終身之憂，非一朝可消。故有祥練，而爲其極。夫㠭資于事父之頃，在公尚有奪。

私服之制。況兼愛敬之重，而更絕于茲屬乎？奔喪之禮，赴哭輒備其絰帶，歸于本宮，卽反正服于權宜，兼通庶可知無大過矣。通典九十七

與鄒惜牋

魏騷後來之良足。召日新其美，近聞邑有異議，從弟異亦當拜時婦家遭喪，卽是其例。夫拜時之禮，誠非舊典，蓋由季代多難，男女宜各及時，故爲此制。召固婚姻之義也，雖未入壻門，今年吉辰拜後，歲俗無忌，便得召成婦迎之。正召策名委質，有定故也。通典五十九太和中平北將軍鄒惜上言功曹魏騰周喪內迎婦拜時奉與鄒牋

江夷

夷升平中爲太常

見通典八十二晉末別有江夷宋書有傳非即此

立琅邪王議

夫大道之行，天下爲公。成皇帝捨肩嫡之愛，而義重天倫，道崇先

代康皇帝祇承明命正統既移至尊應繼康皇帝嗣通典八十五
平五年五月

穆帝崩皇太后令立琅琊王不太子常臣夷等五人議

李闢

闢字弘模江夏人

右光祿大夫西平靖侯頴府君碑

君諱含字弘都琅邪臨沂人春秋已降戰國已前賢智比肩備于載策昭穆次序上至顏燭漢末喪亂舊譜淪亡自青州使君已上不復詳具祖欽給事貞侯父默汝陰太守學素相承有聲邦黨君幼稟貞粹長而好古睦親之譽發于羈貫每讀書見孝友通靈之事輒悽然改容已爲人神相與何遠之有但患人心澆僞自絕于神耳苟能無口僞雜貞神其舍諸修己立誠盡歡就養訓行閨門義達州里久要心許之信夷險不爽正冠納履之嫌終始不蹈兄畿患亡更生君棄絕人事蓬首屏氣已就哈養者十有三年次

繁欽孫老而失明合藥須醫蠅膽有青衣童子持裹授君出戶
化成青鳥飛去本州辟不就鎮東琅邪王參軍事過江累遷東閣
祭酒朝議謂君正性端素學行通深有命太子中庶子轉黃門侍
郎本州大中正封回車縣侯轉侍中吳郡太守事停還除侍中國
子祭酒加散騎常侍光祿勳已年遜位就加右光祿大夫門施行
馬特賜牀帳被褥四時致膳固辭不受馮懷欲爲王導降禮君不
從曰王公雖重故是吾家阿龍君是王親丈人故呼王小字王處
明君之外弟爲子允之求君女婚桓溫君夫人從甥也求君小女
婚君竝不許曰吾與茂倫于江上相得言及知舊挾淚敘情茂倫
曰唯當結一婚姻耳吾豈忘此言溫負氣好名若其大成傾危之
道若其關敗也罪及姻黨爾家書生爲門世無富貴終不爲汝樹
禍自今仕宦不可過二千石闢婚嫁不須貪世位家時議者已君
審裁將呂應軍司之選君遽告蔡謨曰非此輕弱所宜戶忝羯逆

方熾當保國養民。召俟事會想愛人。召禮宜寢。此言主相聞之。卒不授督統之任。謨秉君此言。終不唱討賊之計。在朝正立。不昵權豪。及致仕退居。長子髦。解職視膳。中子謙。躬率田桑。中外莫不取給。閨門靜軌。廿餘年。九十三薨。遺命素棺薄斂。吉凶官飾一無施列。天子嗟悼。詔賜墓田。謚曰靖侯。禮也。停柩在殯。鄰家失火。三子抱柩號惶。分同灰燼。焱爛垂及。欵然頓滅。論曰。君平生素行。既感達幽靈。終殯在堂。又獲福異。豈神祇保祐。召顯滄德乎。闡託姻顏氏。頗識舊聞。與君一二子髦約採集言行。而著此傳。景定建康志

喻希

希字益期。豫章人。升平末。爲治書侍御史。累遷至將作大匠。有集一卷。

與韓豫章牋

案韓康伯爲豫章太守

馬伏波昔開道篜跡鑿石猶存。

北堂書鈔一百三十
八御覽七百七十一

馬文淵昔立兩銅柱于林邑岸此有遣兵十餘家不反居藍壽靈岸南對銅柱悉姓爲馬自爲婚姻有三百戶交州曰流寓號曰馬流言語飲食尚與華夏同山川移易銅柱今沒在海中正賴此民

呂識故處

御覽一百八十七

林邑有鳥名歸飛

御覽九百二十八

惟檳榔樹最南游之可觀子旣非常木亦特異溫交州時度之大者三圍高者九丈葉聚樹端房構葉下華秀房中子結房外其擢穗侶禾其綬實侶穀其皮侶桐而厚其節侶竹而概其中空其外勁其屈如覆虹其申如繩繩本不大末不小上不傾下不邪調直亭亭千百若一步其林則寥朗庇其陰則蕭條信可呂長吟可呂遠想矣但性不耐霜不得北殖必當遐樹海南遼然萬里弗遇長者之目自令人恨深嘗對飛鳥戀土增思寄意謂此鳥其背毒其腹赤丹心外露嗚情未達終日歸飛不十千里餘萬里何由歸

哉水經溫水注藝文類聚八
十七御覽九百七十一

有清漿數斗懸于長木之端終不乾故爲小異

御覽九百七十二

外國老胡說眾香共是一木木花爲雞舌香木膠爲薰陸木節爲

青木香木根爲旃檀木葉爲霍香木心爲沈香

御覽九百八十二引又九百八十二引

五
絳

康泓

泓爵里未詳有道人單道開傳一卷

單道開傳贊

肅哉善人飄然出羣外軌小乘內暢空身立象蹕躍高步是臻餐

茹芝英

流浪巖津

高僧傳九法苑珠林五十
九十六卷春秋二十一

伏滔

滔字玄度平昌安丘人州舉秀才辟別駕皆不就大司馬桓溫

引爲參軍後爲征西桓豁參軍領華容令太元中拜著作郎專

掌國史領本州大中正遷遊擊將軍有集十一卷

望濤賦

若夫金祇理轡，素月告望。宏濤于是鬱起，重流于是電驟。起沙渟而迅邁，觸橫門而剋壯。灌江津而砰磕，鼓赤岸而激揚。鬱律煙騰，魄兀連罡。重疊巘而天竦，洞湍辭而起漲。裁文類韻九

長笛賦

并序

余同僚桓子野有故長笛，傳之耆老云，蔡邕之所作也。初，邕避難江南，宿于柯亭。柯亭之觀，召竹爲掾。邕仰而眄之，曰：良竹也。取召爲笛，奇聲獨絕。歷代傳之，已至于今。後漢蔡邕傳注北堂書抄一百十一 裁文類韻九十一初學記十

靈禽爲之婉翼，泉禽爲之躍鱗。遠可召通靈達微，近可召寫清暘。神達足，召協德宣猷。窮足，召怡志保身。兼四德而稱雋，故名流而器珍。初學記十六引兩條

登故臺詩序

夫差姑蘇臺東有丹湖萬頃內有金銀塘

御覽六十六

正淮論上

淮南者三代揚州之分也當春秋時吳楚陳蔡之與地戰國之末楚全有之而考烈王都焉秦并天下建立郡縣是爲九江劉項之際號曰東楚爰自戰國至于晉之中興六百有餘年保淮南者九姓稱兵者十一人皆亡不旋踵禍溢于世而終莫戒焉其天時歟地勢歟人事歟何喪亂之若是也試商較而論之夫懸象著明而休徵表于列嶺山河衿帶而地險彰于丘陵治亂推移而興亡見于人事由此而觀則兼也必矣昔妖星出于東南而弱楚呂后飛孛橫于天漢而劉安誅絕近則火精晨見而王凌首謀長彗晉暝而母丘襲亂斯則袁平天時也彼壽陽者南引荆汝之利東連三吳之富北接梁宋平塗不過七日西援陳許水陸不出千里外有

江湖之阻內保淮肥之固龍泉之波良疇萬頃舒六之貢利盡蠻
越金石皮革之具萃焉苞木箭竹之族生焉山湖藪澤之隈水旱
之所不害土產草滋之實荒年之所取給此則係乎地利者也其
俗尚氣力而多勇悍其人習戰而貴詐僥幸右井兼之門十室而
七藏甲揔劍之家比屋而發然而仁義之化不漸刑法之令不及
所亡屢多亡國也昔考烈王衰弱之楚屢遷其都外迫彊秦之威
內遘陽申之禍逃死劫殺二世而滅黥布呂三雄之選功成垓下
淮陰既囚梁越受戮嫌結震主之威屢生同體之禍遂謀圖全之
計庶幾後亡之福眾潰于一戰身脂于漢斧劉長支庶奄王大國
承喪亂之餘御新化之俗無德而寵欲極禍發王安內懷先父之
憾外眩姦臣之說招引賓客沈溺數術藉二世之資恃戈甲之盛
屈強江淮之上西向而圖宗國言未絕口身嗣俱滅李憲因亡新
之餘袁術當喪漢之末負力幸亂遂生僭逆之計建號九江稱制

下邑狼狽奔亡傾城受戮及至彥雲仲恭公休之徒或憑宿名或
怙前功握兵淮楚力制東夏屬當多難之世仍值廢興之會謀非
所議相係禍敗祖約助逆身亡家族彼十亂者成乎人事者也然
則侵弱昏迷至絕滅亡楚當之恃強畏逼遂謀叛亂鯀布有焉
二王遘逆寵之之過也公路僭僞乘蒙之盜也二將已圖功首難
士少已驕矜樂禍本其所因考其成跡皆寵盛禍淫福過災生而
制之不漸積之有由也

晉書伏滔傳

正淮論下

昔高祖之誅鯀布也撮三策之要馳赦過之書乘人主之威已除
逆節之虜然猶決戰陳都暴尸橫野僅乃剋之害亦深矣長安之
謀雖兵未交于山東禍未徧于天下而馳說之士與閭境之人幽
囚誅放者亦已眾矣光武連兵于肥舒魏祖馳馬于蘄苦而廬九
之閒流溺兵凶者十而七八焉夫王凌面縛得之于玠石仲恭接

刃成之于後覺也而高祖呂之宵征世宗呂之發疾豈不勤哉文
皇挾萬乘之威杖伊周之權內舉京畿之眾外徵四海之銳雲合
雨集推鋒呂臨淮浦而誕欽晏然方嬰城自固憑軾呂觀王師于
是築長圍起棼櫓高壁連壘負戈擊柝呂守之自夏及春而後始
知亡焉然則屠城之禍其可極言乎約之出奔淮左爲墟悲夫信
哉魯哀之言夫生乎深宮長于膏梁憂懼不切于身榮辱不交于
前則其仁義之本淺矣奉呂南面之尊籍呂列城之富宅呂制險
之居養呂眾彊之盛而無德呂臨之無制呂節之則厭溢樂禍之
心生夫呂昏主御姦臣利甲資堅城僞令行于封內邪惠結于人
心乘閒幸濟之說日交于側猾詐銅咎之羣各馳于前見利如歸
安在其不爲亂乎況乘舊寵狹前功畏逼懼亡呂謀圖身之舉者
望其俛首就戮不亦遠哉易稱履霜堅冰馴致之道蓋言漸也嗚
呼斯所曰亂臣賊子亡國覆家累世而不絕者歟昔先王之宰天

下也。選于有德，訪之三吏，正其分位，明其等級，畫之封疆，宣之政令，上下有序，無僭差之嫌。四人安業，無并兼之國，三載考陟，功罪不得逃其跡。九伐時修刑賞，無所謬其實。令之有漸，軌之有度，寵之有節，權不外授，威不下墜。所召在，其萌際重，其名器深，根固本傳之百世。雖時有盛衰，弱者無所懼，其亡道有廢興，彊者不得資其弊。夫如是，將使天下從風，穆然軌道慶自一人，惠流萬國，安有向時之患哉。

音書伏
指傳

論青楚人物

滔曰：春秋時鮑叔、管仲、隰朋、召忽、輪扁、甯戚、麥丘人、逢丑父、晏嬰、消子、戰國時公羊高、孟軻、鄒衍、田單、荀卿、鄒奭、荀大、夫、田子方、檀子、魯連、滔于髡、盼子、田光、顏歇、黔子、於陵仲子、王叔、卽墨大夫。前漢時伏徵君、終軍、東郭先生、叔通、萬石君、東方朔、安期先生。後漢時大司徒伏三老、江革、逢萌、禽慶、承幼子徐防、辟方、鄭康成、周

孟玉劉祖榮臨孝存侍其元矩孫賓碩劉仲謀劉公山王儀伯郎宗禡正平劉成國魏時管幼安邴根矩華子魚徐偉長任昭先伏高陽此皆青士有才德者也鑿齒曰神農生于黔中邵南詠其美化春秋稱其多才漢廣之風不同雞鳴之篇子文叔放羞與管晏比德接輿之歌鳳兮漁父之詠滄浪漢陰丈人之折子貢市南宜僚屠羊說之不爲利回魯仲連不及老萊夫妻田光之于當有屈誤原鄧禹卓茂無敵于天下管幼安不勝龐公龐士元不推華子魚何鄧二尚書獨步于魏朝樂令無對于晉世昔伏羲葬南郡少昊葬長沙舜葬零陵比其人則準的如此論其土則羣聖之所葬攷其風則詩人之所歌尋其事則未有赤眉黃巾之賊此何如青州邪滔與相往反鑿齒無已對也

世說言語篇注引酒集

帝堯功德銘

胡書範歷之文

御覽九百三十一引任昉述異記注

伏系之

系之滔子歷黃門郎侍郎侍中尚書光祿大夫有集十卷

雪賦

結陰凝雪皎如皎素

御覽十二

秋懷賦

于是景宇肅澄風高木斂淒風夕衰零露晨湛澤收潤而草枯葉
躑躅而庭掩鴈偕來已希陽驚遊逝而投險豈微物之足懷傷積
齡之告漸

藝文類聚三

曹弘之

弘之袁帝初博士

立秋讀令議

立秋御讀令不應綿幘求改用素

宋書禮志五

劉玢

卷一百一十一
三
玲瓏里未詳

答王徽之間廢疾兄女服

王徽之間劉玲瓏廢疾兄女服記云其夫有廢疾又無子傳重者舅爲之服小功又云長子有廢疾降傳重也此二條皆㠭其廢疾降嫡從庶謂如此雖非嫡長而有廢疾既無求婚許嫁理且廢弔烝嘗皆不得同之于人不知當制服不劉玲瓏荅若嫡子有廢疾不得受祖之重則服與眾子同在齊衰蓋㠭不堪傳重故不加服非㠭廢疾而降也子婦之服例皆小功㠭夫當受重則加大功若夫有廢疾則居然小功亦非降也妻服經齊衰草爲君之祖父傳曰從服也鄭注曰爲君有祖之喪者祖有廢疾不立也從服例降本親一等君服斬故從服周唯孫不敢降祖此亦是廢疾不降之一隅也

通典一

邃爵里未詳有孟子注七卷

駁尚書奏章太妃服

父子不繼祖禫故妻得伸皇姑夫人致齋而會于太廟后服不踰
至尊亦當總麻也通典九十五哀帝興藍中哀靖皇后有章太妃之喪尚書奏至尊總麻三月皇后齊縗案周禮有後輕而服重公子爲公所厭故不得申舅不厭婦故得呂本服綦母遜駁

王崑

崑太和末爲博士

庾家爲孝庾后服議

五服之内一同臣妾宜準小君服周

通典八十一孝后肺庾家訪服博士王崑議

鄭彌

彌爵里未詳

庾家爲孝庾后服議

諸婦宜從夫若其夫自同人臣婦亦宜同于人之妻與王后無准

全蜀文卷一百三十二

雖欲盛威于大典有闕

通典八十一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晉文卷一百三十三終